

# 六家文選

WA 35

20

12

東 京 図 書 館

貴重図書

漢書門

文章類

別函

五架

二三

三の

冊 號 架 函 類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繁故託言秦

穆公殺三良  
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 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鵲冠子曰達人

大觀秦穆殺三良昔

善本作惜字哉空爾為

濟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





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

良不訾

音資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

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

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摩

美悲切銑曰穴墓門綆縲索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

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縲汲井縲也縲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向曰甘為殉而不退翰曰劇甚也

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

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不虧不虧歌也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歌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善曰

言功立不由於已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

我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向曰殘殺也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誅曰愷

梯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

患

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誰言

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

善本作攬字涕登君墓臨穴仰

天歎

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冥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憐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閭曰長歸

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哀三良詩



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舍曰禮記曰親始死側但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心肺肝心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

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挽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楊雄博極群書

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

馬相如作子虛賦准擬司

此以為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法則也 舍曰長楊賦

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乃余切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

術 舍曰尚書曰善穀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

良圖 濟曰以鈐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 舍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翼

勦鈐刀一割之用韓

君章句曰騁施也

左眄 澄江相右盼 普定羌胡

良曰眄盼皆視也左澄江相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 舍曰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 舍曰漢書曰酈食

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白 舍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萸

詩傳曰離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

離垂兒

英俊沈下僚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胄此謂澗松喻英俊 舍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

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



官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

珥漢貂良曰金曰珥張湯也珥插也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

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曰珥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

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

元已來為侍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

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

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

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

而軾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吾慕魯

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

仲連談笑却秦軍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

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及見垣衍垣衍再拜謝曰吾

請出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善曰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趙孝成時秦白

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

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

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善本作受賞高節卓

不群濟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

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

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

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

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

節遊於趙論語顏回臨組不肯綵善本作對珪寧善本作肯分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綬綵繫分受璽印也

也思以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夫也善曰說文曰組綬屬也

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朝曰析人之珪將

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

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

利與鄰國交曰璽



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

長衢銑曰濟濟赫赫美盛貌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

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

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曰彈張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館廬也

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善曰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

鍾焉呂氏春秋曰帝嘗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為鼓

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

輿寥寥空宇內善本作中所講在玄虛濟曰寂寥虛靜也

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與也雄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曰楊雄自敘曰雄家素貧嗜

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

無形謂之道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雄常用

論語故云准宣尼宣尼孔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以為式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

法應之選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

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向曰皓大也靈景曰景也神州

傳立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

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善曰廣雅曰峨峨高門也藹藹盛也

自非攀龍客善曰峨峨高門也藹藹盛也

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 ガラス使用



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若日父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悲怒  
日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  
施氏之婦怒施氏日已不能庇

其仇麗杜預日麗偶也仇敵也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  
向日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  
轍翳依也 善日漢書日陳平家貧好讀書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  
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也方言日翳愛也郭璞日 長卿還城都壁  
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日負之言背也

立何寥廓 翰日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  
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日負 四賢豈不偉遺  
窮也楚辭日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日廓空也

烈光篇籍 善日班固說東平王蒼日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日吳  
起商鞅垂 當其未遇時憂其 善本 填溝壑英雄有  
著篇籍

迢迢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良  
自傷沈淪於此見志 善日孟子日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日  
屯如遭如國語日古日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 銑日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也  
疎寂見抱影猶隱身也 善日說文日習習數飛也鷦冠子  
日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疎寂貌 出門

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向日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刺  
詩日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 計策弃不收塊若枯池  
陵之歌日枳棘充路陟之無緣

魚 翰日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 善日東方朔  
六言日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日塊獨處貌 外望無  
寸祿內顧無斗儲 濟日寸祿斗儲雖至小此皆無之 善日  
上無懸衣說文日顧還視也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 親戚還

相蔑朋友日夜疎 良日蔑輕也思疾時弃賢賤貧兼以自喻  
善日鄭玄毛詩箋日蔑輕也莊子日親友  
益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 當  
疎

嗟復彫枯 銑日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相之後為齊客  
卿齊大夫與秦爭寵使人刺殺秦李斯入秦說秦王  
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譖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  
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

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譖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  
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



分咄嗟嘆詞也 舍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免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嗟憂嘆之辭啐倉憤切

**栖一枝可為達士模** 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鵲巢林不過一枝取足而已不願節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 舍曰莊子曰鵲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翰曰載策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祿位者眾故詠此詩以刺之 舍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

二疎

濟曰疎廣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

一本素作

遂上疏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兒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 舍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軼之祭也 朱軒曜

金城供帳臨長衢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 善曰尚書太傅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蓋鐵論曰素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 舍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行人為

隕涕賢哉此丈夫

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 善曰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財為索

去 愚 向曰廣既歸曰今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墮墜揮散儲積也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揖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歡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時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出此蟬冕

客君紳宜見書

翰曰蟬冕客謂貴戚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善

日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

日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諒范陽人

比投劉琨現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嘗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詠之善

日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諒依石季龍并閔誅石氏諒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來市厥價徒

空言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

將見責不與恐致患

平

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



全 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短在趙是

與大將軍廉頗諸大目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

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

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

其乏困也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向曰官者令繆賢曰目舍人

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 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

關 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 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

子曰官尼伏軾而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

歎曰由之難化也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

金柱身玉要俱捐 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

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

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

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

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

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

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

金柱身玉要俱捐 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

柱 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 濟曰相如度秦詐偽為

金柱身玉要俱捐 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

池會二三王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向

秦趙會於渑池秦昭王欲恃其疆相如折挫其端 善曰爾雅曰爰

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渑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渑池又曰嚴



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

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國猶奮也彊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詔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

向曰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

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善曰史

記曰趙三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

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廉公何為者負荆謝

厥咎音愆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置惡言而

將軍哉顧獨念彊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

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做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

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

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聞其勢必

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做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

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智勇冠當世

謝尚書曰思免厥咎孔安國尚書傳曰讐過也善本作弛張使我歎

代字善本作弛張使我歎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美之我

謙自稱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

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

悅吟歎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弋新立

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脩

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遙以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

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

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

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都之以為有德易以威無德易



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善曰  
尚書曰子朝至于洛師小澗水漚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  
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善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  
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  
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 善曰  
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  
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  
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  
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  
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苛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 濟曰天下苦秦猶  
猶虐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 終日擔重而行思  
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  
也 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  
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 **伊人感代工聿**  
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 **伊人感代工聿**  
**來扶興王** 良曰伊人謂子房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  
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 善曰

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  
志賦曰扶興王以成 **婉婉中畫暉暉** 善本作 **天業昌**  
命延衰斯乎天祿 **婉婉中畫暉暉** 善本作 **天業昌**  
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幙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兒暉暉  
明兒 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  
子房易從靈圖曰攝天之業 **鴻門銷薄** 博 **蝕垓下隕撓**  
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鴻門銷薄** 博 **蝕垓下隕撓**  
楚 **撓** 七將協韻向曰薄蝕撓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  
咸 **撓** 夜馳告良良與伯見沛公旦日早自來謝沛公早從百餘騎  
見羽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沛公從間道還軍使良  
留謝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  
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非晦朔者名薄彗星為  
撓撓皆錯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 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  
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  
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  
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  
薄蝕撓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 **爵仇建蕭宰**  
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撓撓 **爵仇建蕭宰**  
**定都護儲皇** 翰曰高祖居洛陽官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  
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



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  
 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  
 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諸皇也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  
 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  
 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  
 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  
 破縣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  
 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  
 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  
 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謂良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我  
 期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  
 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  
 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也  
 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

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遊學道欲輕舉莊子允信幽  
 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  
 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也善曰言初即合契幽  
 叟晚乃遊心帝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  
 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  
 也許君韓詩章句曰翻飛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許君韓詩章句曰  
**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  
 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尤**神武睦三正裁**  
 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神武睦三正裁**  
**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  
 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  
 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  
 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皆然喪  
 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  
 覆也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  
 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  
 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



也鑾旌

善本作旌字

歷頽寢飾像薦嘉嘗

翰曰鑾旌車駕旌旗也言宋高

祖歷良廟見頽毀寢發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旌於鑾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

濟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

祖故復爲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

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良曰逝死作起揆度也子謂子

房也周行喻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

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

銑曰濟濟美白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

翰墨之湯故能詠良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寶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

所暫夫違盛觀疎踊企一方

向曰瞻自謂言暫之夫不得觀此盛觀但疎踊企望

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暫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暫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

詩曰相怨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乎直

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

勢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

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

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

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絜婦者魯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

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

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東賸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

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曰嘻妾采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而至乃向來采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也

椅宜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

母相匹銑曰椅示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

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鸛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婉彼幽閑女作嬪君

子室向曰婉美白幽閑柔順兒謂秋胡妻也嬪婦也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

嬪婦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美也

倅等也善曰貫猶連也傳立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倅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一齊曰盛美如東方之日偶此嘉會

故欣願畢矣欣喜也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歡善本作好字良人顧

有違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婦謂夫曰良人違別也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

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脫巾千里

外結綬登王畿銑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千里謂陳國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福中夜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

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向曰昧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善曰易歸藏區車出

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馬車出



郊郭行路正威遲

翰曰威遲歷遠之兒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驚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萇

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濟曰余謂秋胡

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謂詩云陟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砠矣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

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瘠矣

嚴駕越風寒解鞶

犯霜露 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鞶息駕也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涼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離獸東南下

悲哉

愁也 游官子勞此山川路 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今之諸侯遊官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

月方向除 銑曰徂往除盡也 善曰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

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

孰知寒暑積倏倏見榮枯 向曰倏倏猶頃刻也春榮秋枯也 善曰倏倏猶俯仰也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

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已寒白露生庭蕪 其四翰曰蕪草也 善曰陸機青青河畔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玉人女歌曰歲已暮今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

勤役從歸願反

路遵山河

濟曰役謂入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 昔辭 善本作醉字 秋未素今

也歲載華

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 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

過

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蟪蛄者蠅 佳人在所務窮

窈援高柯

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貞援攀也 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其五向曰傾城之貞人援引也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國語曰傾城之貞人援引也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曰吾今義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

年往誠思勞路金本作事字

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闊猶異也昧平生言

不相識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且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捨車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與成其心捨

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

南金豈不重聊自

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其六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

密絕之義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

無金玉爾音高節難久淹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而有遐心

竭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砥去也

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

何之銑曰遲遲行貌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

蘇亥織女詩曰時求喜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吏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谷與導余兮何之

日暮行采歸

物色桑榆時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失

之東隅收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濟曰美人示妻也秋胡慙歎已

過前持其妻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既恨之

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

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銑曰豫悅也善曰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

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

慘淒歲方晏日落游子

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顏其八向曰每及歲暮常淒慘煩憂恐秋胡顏貞日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善曰言情之慘淒在平歲



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  
華郵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高張生

絕絃聲急由調起

有以盡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苦由乎恨深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  
興於恨深楊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  
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

音聲

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

愆

善本作

諸已

濟曰愆愆猶失也 舍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翼  
解佩纓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  
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傳注曰愆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

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良曰皆俱沒齒齒年也言怨其失

義不俱盡年 舍曰家語孔子曰

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

愧彼行露

詩甘之長川汜

其元銑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  
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干有禮也

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舍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  
而我貪生以棄義此之爲多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路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  
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爲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向曰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  
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爲

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  
以自喻山濤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舍曰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

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  
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

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  
不入官 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

非某宴此四句  
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翰曰阮籍爲步兵校尉 舍曰袁宏竹林  
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

斛酒乃求爲校尉  
大將軍甚可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銑曰淪沈洞深也 舍曰廣雅  
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







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結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鼓鐘不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徧切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善曰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

既滅聲色俱空故鼓鐘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精日沈飲誰知非

善曰廣雅曰精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頃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居亂

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善曰頃酒即酒德頌也袁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 阮始平

翰曰阮咸為始平太守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哭竇冥生人

善本作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民字 器高大者也秀美也

逢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

思金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短所致後掘得古銅尺度之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鐘磬也 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良曰咸則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曰咸若官人之職心妙絕於時觀見也 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



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屢薦不入官善本作一麾乃出守銑曰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示延年自喻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 向常侍

向曰秀爲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

年自喻好文也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

句

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折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則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取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

交

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向曰秀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

故以喻焉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

軒軒飛貌張衡觸醜賦

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

良曰秀

曰皇回曰運鳳舉龍驤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渙流負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 詠史詩一首

五言

###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河洛伊也皆邑

居豪華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苑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

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京城十二



衢飛薨各鱗次

翰曰薨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薨并互李

尤辟雍賦曰

仕子敷華纓游客疎輕轡明星辰未稀

軒蓋已雲至

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善曰七略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疎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疎上

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程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

書中候曰

賓御紛飈沓鞏馬光照地

良曰飈沓衆盛兒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踴躍於鞍馬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弃

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養則閉肆下簾而按老子是身與世相弃也此詩獨美嚴公以謂當時奢麗

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食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

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於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矣

###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向曰虞羲集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為侍郎後遷征虜府記室

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善曰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

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大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旄旌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善曰班固涿郡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鉅人伐鼓漢書公孫引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

勢險萬里與雲平窮

善本作涼字

秋八月虜騎入幽

并

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善曰宋子候詩曰高秋八月白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晚澣

汗海愁雲

善本作陰字

生

良曰飛狐地名潞海北海名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

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羽書時斷絕刁

斗晝夜驚

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刁斗以銅作鐃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謂

晝夜鳴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



飲飲食夜擊時行名曰刁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  
斗今在榮陽庫中鍾音遙

作於字向曰墉城牆也蔽曰言高也  
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

攻社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

子歐治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

寶劍直百金楚辭曰雲屯七萃士魚麗  
六郡兵翰曰雲

旌蔽日兮歌若雲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為爪牙魚麗陣名六郡金城隴

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

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聚萃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

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

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

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胡笳關下思羌

笛隴頭鳴濟曰笳籥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山

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骨都先自龍言  
日逐次亡精

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侯王名自龍言警伏也亡精失蒐泉  
善曰漢

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讐焉文穎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

王西京賦曰  
王門罷斥侯曰第始脩營銑曰匈奴既破

喪精亡魂

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

王門關又曰李廣遠斥侯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

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位登萬更積功立百行成  
輸

日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登升也十六升曰更言粟多也  
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

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更包咸曰十六升為更百行已見上文天

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向曰不恒咸也  
善曰老子曰天

音有時爾雅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良曰激楚歌聲

日虧毀也云高臺傾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

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

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銑曰天子

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令者義將效之  
善曰漢

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服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  
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



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璩字休璉汝陰人博學法度璩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也善曰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無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韓曰璩自恨居下流也善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

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

侵誣

齊曰宿久也誣猶欺也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寶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下民國內

前者墮

許規切善本作墮字官去有人適我問良曰墮官罷官也問里門也

善曰高唐賦曰長吏墮官賢士失志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善曰漢書揚惲

廬

銑曰承明謂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謂帝承明廬問張公

智居

向曰此土謂璩之問里仁智謂有山水也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

文章不經國筐篋

口無尺書善曰

用等稱才學

往往見歎譽平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

避席跪自陳

善曰言文章既下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

人問詞也善曰言文章既下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



賤子實空虛

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謙稱空虛無也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五目作知字良曰宋有

以為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取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則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置十重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真寶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亮

尚書左僕射以憂亂相思游仙去世故為是詩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亮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向曰亭亭高貞善曰古詩

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

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

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

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栢濟曰玄雲取其高

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咎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泳目眺夫衡門

羨昔王子喬

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良曰王子喬者周靈

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鸛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善曰

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翻兮紛暗說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

善本作樂長懷

慕仙類眇

善本作然心縣邈

然心縣邈

銑曰抗舉也縣邈遠兒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

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 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

塵網錙銖綴食霞倒景餌王立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

哉以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

蓬萊 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侯曰先生居山

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遜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遜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

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臨源悒清波陵岡掇

都丹萸 音啼良曰陵上掇拾萸草也 善曰毛萸詩傳曰悒悒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

草之初生通名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銑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荆

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 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荆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 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

逸妻 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之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吾去無汗我故云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

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

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 隱是曰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吾去無

汚我列女傳曰萊子逃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

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 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 所制者委畜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羝 翰曰易云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中也又云羝羊觸藩羝其角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羝角之困者 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羝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挹謝夷齊 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

去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

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

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



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者  
善曰更仲雍荆州記曰臨沮

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  
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

雲生梁棟間風

出窓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銑曰蘇秦學於  
鬼谷子今所言

者僕假稱  
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

曰穎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  
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

翹跡企穎陽臨河思洗耳

銑曰昔  
堯朝許

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潁水之陽由以其言不善乃臨  
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  
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  
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濯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  
洗其

聞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然如魚鱗之起  
善曰聞

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允為  
閭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  
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无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

司馬彪曰寒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良曰寒脩古之賢也  
善曰楚

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  
令寒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寒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銑曰翡翠鳥名若枝鮮明也  
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

可悅之甚也  
蘭苕蘭秀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向曰綠蘿松蘿也  
善曰陸機毛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薦  
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宁有冥寂士靜嘯

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搗飛泉

翰曰冥幽霄天也  
蔡藥藥搗酌也

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  
雲陵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食藥渴飲飛泉

赤松

臨上游駕鴻乘紫煙

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  
善曰列  
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

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  
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輶馳騁九野嵇康答難

曰偓佺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  
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

左挹浮丘袖右拍

晉

洪崖肩

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  
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拍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



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  
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

**龜鶴年** 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  
仙人也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  
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  
頸而息龜潛匿而噓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 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  
也 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  
揭今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  
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三者代謝舛馳  
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 翰曰雉入淮為蜃少雀入海為蛤言此微禽尚自變  
化吾獨不能璞思詞也 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  
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  
為蜃龜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雖欲騰丹谿雲螭**  
非我駕 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 善曰魏文帝  
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異  
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  
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石八潛者莫形足以覺也

**愧無**  
魯陽德回日令 善本作 三舍 良曰魯陽公與韓連戰戰酣  
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

**臨**  
三舍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  
也 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涉訝切銑曰吒歎聲 善曰論語  
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  
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  
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 善曰  
逸思思拂霄及遠遊以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翰曰清  
源水也 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  
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  
足知游仙之事 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  
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斬巖水增波  
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實曰特達美貞珪璋明月雖  
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 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  
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  
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

**潛穎怨青**  
陽陵若哀素秋 翰曰穎若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  
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



殊事異宜與此同類 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類怨青陽之晚臻陵苕素秋之早至也潛隱在幽潛而結類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類隱九泉女蘿糾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若陵若也素秋已見上文 悲來

側丹心零淚緣纓流 善曰悲俗遷謝故側心流涕周易曰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涕霑纓

雜縣平 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爰居是也 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多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吞舟浮 善本作海底高

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 見金銀臺 銑曰此中神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 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濟曰

予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也揮以手揮也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澗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王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後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 其頤 良曰姮案主杯自來人前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 其頤 姮娥良曰姮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領動也聽合律故點其頤 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領動也 升降

隨長煙飄飄戲九垓 銑曰外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善曰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銑曰五龍皇后君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與諸子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



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微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本作魄 翰曰循環若循環而無窮也魄暗也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濟曰孟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 其神蓐收西陸秋也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今羲和御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柏 良曰陵茗即陵上草

女蘿更絲也緣於松柏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 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茗已見上文毛詩曰葛藟荒于松柏毛萋曰葛寄生也 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銑曰薜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朝生夕死也

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 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薜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隕毛萋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向曰圓丘山名奇也 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

蘭桂參天 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 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

生仙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磐曾青礬石 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磐石曾青礬石也 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捐謝也 善

曰當途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招隱詩二首

五言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善曰魯連子曰連

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

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



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鱗或

害本作浮沈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善曰楚辭亦字曰飲石泉芳陰松栢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

玉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

嘯歌灌木自悲吟濟曰木叢生曰灌善曰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

都賦曰寡秋菊兼糒糧幽蘭間重襟良曰菊可以餐故云糒糧蘭可以佩

故云間重襟也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糒糧毛萇曰糒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

佩故以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翰曰躊躇周行兒煩勞間襟也此中善曰言世務勞促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

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栗下自成榛仕臻切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

生曰榛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前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井列寒泉廣雅曰瑩磨也善曰周易曰悄悄

善本作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濟曰悄悄蒨青葱茂盛美兒

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弱葉栖

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良言竹栢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

好惡屈伸於其間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

賦曰行止屈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也由此而生纏牽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

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物之紛可

謂養生矣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向曰謂如柳下惠吾亦不以為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為仁當思靜

退自得中道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

列當作測



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逍遙極善本作良辰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

###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貌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

曰心蛰蛰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躑躅欲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躑同躑躅欲

安之幽人在浚谷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

墜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良曰藻水草也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輕條象雲構密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葉成翠幄銑曰雲構大廈也幄帳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大廈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

也結風善本作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向曰結積佇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

轉薄迫於秀茂之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山溜何

泠泠飛泉漱鳴玉翰曰言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也善曰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雷穿石楚辭曰吸飛

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

有假安事澆淳善本作樸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之響赴於幽深之曲曾猶深也

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

明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富店虞始為天下澡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澡與澆同富

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脫駕也方

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何  
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  
隱者相反 舍曰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  
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

柱史

翰曰伯夷叔齊自竄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  
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 舍曰史記曰老子名耳

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

昔在太

平時亦有巢居子

濟曰堯時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其間  
時人号曰巢父 舍曰皇甫謐逸士傳曰

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

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

林士

良曰今謂晉也稱盛明美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 舍曰解  
朝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

山林之士往

而不能反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先晨鳴

哀風中

舍本 作迎 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銑

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冰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鷓鴣

鳥名趾足也 舍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

伍長平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

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櫝道藝楚辭曰鷓鴣嘲哢而悲鳴崔琦七

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稚朱顏毛詩

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為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寡君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 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

才隱居為偏智傳子曰君子周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已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

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

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

終始

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舍曰莊子有

遊覽

也死人之終也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之子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

丞相魏受漢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 舍注同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

銑曰鄴都之西園 舍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

曰乘外也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舍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向曰卑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 舍曰子虛賦曰

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舍曰張衡羽獵

賦曰風翮翊其扶輪皓皓華藻之力也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翰曰丹赤華光也舍曰法言曰明星

皓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鮮明也此皆美貞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 舍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遨游快心意保已終

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干湖縣南所謂

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

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銑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

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孰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

故作是詩敘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舍注同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准

向曰四運四時也准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

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 舍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

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翰曰清秋感入興喻之情可盡於此 舍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

日興者記事於物也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濟曰凄寒緊急也 舍曰緊猶實也言



欲成也爽籟籟善本作幽律哀壑叩虛牝良曰爽清也籟

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豁谷也風入其中成其

哀也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

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

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今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

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歲寒無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爲牡豁谷爲牝歲寒無

早秀浮榮甘夙隕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

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

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

言已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

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外軫軫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栢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

也善曰匠謂栢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

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

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

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

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

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

余樂好仁感祛吝亦泯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

除泯絕也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

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

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

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朝將貽匈奴哂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爲冠首於阿衡之朝

也玄爲大司馬以比伊尹爲阿衡也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

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

曰惟爾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

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

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 游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向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

譽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又卷二十二



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  
明相與為樂也 善注同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翰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朋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善曰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 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子時無算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驪垂兩耳中坂蹉跎 五臣本無此兩句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

飛霞鐵曰阡道也陵山陵闕城闕也 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會重也阿大陵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翰曰景昊日斜也湛澄華麗也 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

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

美人愆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詩止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歲月遲暮獨如何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銑曰楚耕桑子謂南榮越曰全爾形抱爾生無使汝思營營謂相思不已自誠之詞 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越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向曰樓即所居之樓也

日落泛澄瀛星羅浮輕橈音饒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楫也 善曰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櫂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慙慙面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輟策共駢筵立坐相

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招要哀鴻鳴沙渚悲援響山椒銑曰山椒山頂也 舍

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亭亭映江月風

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出谷音標向曰亭亭月明良

風興悲氣冪岫泫泫露盈條翰曰斐斐山氣良冪覆

盈滿也條細枝 舍曰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銑曰矚

幽靜蘊積盪洗誼詒氣也 舍曰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晤

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誼則人意動作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向曰晤對也 舍曰毛詩曰彼美

與晤同 古字通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五言 舍曰水經注

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 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

王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良曰王璽謂天子傳國璽此

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 舍曰言聖人佩

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為之符璽以

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事為

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肅

名教用道以神理超銑曰此一事蓋為名教而用之至於大

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

由曰道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事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

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遂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

鑣銜也 舍曰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鳴笳

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發春渚稅鑾登山椒翰曰笳簫也大駕行必吹簫稅鑾

事物一作末拘



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罩  
會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皋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皋江曲也舍曰蘭薄即蘭林

散紅桃銑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隈美軟枝也墟丘園也舍曰

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皇心美陽澤萬泉咸光昭向曰皇宋高祖也

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昭也舍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

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池以舒

形萬物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翰曰詩云皎皎白駒

咸載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有絜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

羈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已非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

慙食祿而已舍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工拙各所宜終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工拙各所宜終

以反林巢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

之世賢不肖各反其實若此則工曾是榮舊想覽物奏長

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謠良三曾則謠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觀山水樂之則是榮

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舍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

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誼

晚出西射堂一首五言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

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然此

以下皆永嘉所作善注同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魚崿五青

翠杳深沈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崿崖之別名青翠山色

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郭巘崿崖之別

名爾雅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杳深冥也曉

霜楓葉丹夕曛嵐祿含氣陰翰曰楓木名曛黃昏時嵐山風

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

道逶迤兮嵐氣清埋蒼曰嵐山風也節往感不淺感來念

已深濟曰節時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

感憂也



勞愛如何離賞心良曰羈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類如

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無鏡華緇鬢攬帶

緩促衿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衿也善曰孫

藻玄鬢吐素華古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向曰安排之

詩曰衣帶日已緩幽獨不悶是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善曰言安排之事空有

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

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

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

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五言翰曰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

前淵沈濟曰虬龍作慙也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

各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說文曰蚪龍有角

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

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進德智所拙退耕

力不任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善曰

喜退耕而不憂此徇祿反窮海卧疴對空林銑曰徇求也

孫叔敖之德也暫窺臨向曰卧病於衾枕暗於節候故云塞開傾耳聆波瀾

舉目眺嶇嶇音欽翰曰聆聽眺望也嶇嶇山高貌善曰禮記

笑洞簫賦曰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濟曰初景初春也

嶇嶇巖嶠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良曰塘隄

也銑曰詩幽風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楚詞云王孫游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善曰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繁

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向曰離

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歲月多而難處其心也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持

操豈獨古無悶微在今翰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

無悶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游南亭一首善曰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一

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

外隱半見規負日之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簾清有餘也張載歲力夕詩曰白日隨天迴皦皦負如規

昏墊念苦旅館眺郊歧銑曰痲病也昏霧墊溺也言病此

郭外曰郊歧道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痲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因水災也杜預左氏傳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向曰被覆也善曰楚辭曰皇蘭被徑兮斯路

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

朱明移翰曰夏為朱明善曰楚辭曰青

星白髮垂翰曰戚戚憂思兒感此節物也星星白髮之兒善

賦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良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景偃舊崖銑曰言將往候秋水至隨流而歸息形影於舊居之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曰吾屯也陰與夜

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

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也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

與亮賞心惟良知向曰亮信良美知友也善曰毛萇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善曰靈運



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齊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善曰爾雅曰首始也

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

乃陵窮髮良曰瀛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善曰

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

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

吳靜不發銑曰川后皮神天吳水伯善曰洛神賦曰川后靜

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向曰

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善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

賦維長綯挂帆席賦維長綯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

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良舍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子曰鯨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爲名謝承後漢書曰陳

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

齊組子牟眷魏闕濟曰齊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仲連輕

言於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上故云輕組組綬也中山公子牟謂齊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故云眷也

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

矜名道不足適已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已則不濟

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

請附任公言終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銑曰孔子困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

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故不免言可用於物則



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爲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 舍  
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  
舍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哉  
王逸楚辭注  
曰謝去也

###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向曰言靈運  
游山寺也 舍曰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  
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  
所謂石

壁精舍

###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善本作  
惜字

忘歸

向曰澹然安意也 舍曰楚辭曰羌聲色兮  
娛人觀者惜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澹安也

出谷

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翰曰陽微日落也 舍曰左氏傳趙  
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

辭曰陽果其朱光鄭  
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時既暮故收歛氣也  
善曰霏雲飛貌也

芰荷迭映蔚蒲稗

支

相因依

良曰  
芰荷

蒲稗皆水草迭遞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 舍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

披

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  
偃臥也 舍曰莊子曰雲者風起

北乃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  
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

無違

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 舍  
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

外物輕矣廣  
雅曰愜可也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翰曰言養生不出  
此道也攝養也

舍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劉涓子吳都賦  
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說文曰推

排也爲推  
排以求也

###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齊曰言靈運登石明  
山也 舍曰靈運遊名山

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上入兩  
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良曰策策杖也絕懸絕也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

霞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疏峯枕高館對嶺臨迴谿

銑曰疏鑿也迴谿谿曲迴

也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庭

善本作穴字

積石

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

去子惑故蹊

翰曰術蹊皆山路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活活

夕流駛色

噉噉

叫

夜猿啼

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噉噉後聲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

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鳴也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良曰沈沈冥冥豈復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英

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英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安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向曰居常九秋已見南都賦

道以待終

善曰新序

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惜典同懷客共

登青雲梯

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外故曰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銑

運所居南山北山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憩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

洲亦玲瓏

善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玲瓏明暗貌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輶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卷』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善本作濤字在冬切良曰

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淙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鳥驚在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淙毛萇曰淙水會也瀝與淙同

蹤解作竟何感外長皆丰容良曰蹊徑蹤迹也銑良曰丰草盛也言雷雨作

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外長皆得盛容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外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初篁苞綠籜各新蒲含紫茸而容切向

曰篁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苴草貌然此苴謂蒲華也江賦曰摧紫茸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

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鷗天雞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兒撫化心無厭覽物與之萬化覽物已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向曰去人謂隱人也

眷彌重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示

孤游非情歎負廢理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誰通濟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善曰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五言銑曰越度也善曰靈運游名山

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援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向曰曙曉也光日光也善

共山宿臨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胡犬切翰善

免善曰廣逶迤傍隈隩鳥迢遞陟陁峴刑典切峴刑典切峴良曰隈

曲隈涯也山中斷曰陁山嶺曰峴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澳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陁聲類曰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善本作

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緬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







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壠田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人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廬晉灼曰廬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

飛奔互流綴緹穀代迴環翰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綴穀騎也迴環周行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緹穀騎也續漢書曰飛車策馬橫騰超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穀騎煒煌

神行埒浮景交映善本作爭光溢中天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夢游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

之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

春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良曰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善曰吳越春

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櫝素既森藹積翠示葱芊善本作仟字銑曰言木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櫝素森藹霜盛白松柏重布故云積翠葱芊鬱茂兒善曰

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向曰嘉歲豐歲也戒攢聚也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善曰禮記曰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

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翰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溫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善曰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

人有十等卓巨輿輿曰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隸也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濟曰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媿不妍美善曰疲弱謝凌遽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取索非縲牽良曰縲牽馬轡也太長則索於馬行延年自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縲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弟子

文選卷二十七

一十七



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子曰繆  
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五言銑曰此  
題延年侍游

蒜山題其詩意乃不得從駕忍題之誤善曰劉  
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  
六年也蒜山在潤州  
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 顏延年

### 元天高北列日觀

去

### 臨東溟

向曰元天山名北列北方  
也日觀太山東南東溟謂

東海善曰莊子曰關弁之隸與躬翼之孫遇氏之子三士相與謀  
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  
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  
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  
溟元天山最高在  
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善曰秦築  
長城渡河  
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  
善曰史記  
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  
楚辭注曰陜山側峽與陜通過秦論曰踐  
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  
嚴險去漢宇襟衛

### 徙吳京

濟曰漢水秦之關塞而居之乃漢末有吳開國嚴谷之險  
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善曰言嚴險之固去

彼漢宇襟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  
賦曰嚴險周固襟帶易牙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 流池自

### 化造山關固神營

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化造神營非  
人力能致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

類曰化魯靈光殿  
賦曰神之營之

###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向曰園縣山  
陵也方望謂

祭四方羣神也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  
善曰園縣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  
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後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  
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 宅道炳星緯

### 誕曜應辰明

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  
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善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  
有衡霍吳郡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  
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 睿思纏故里巡

### 駕市舊垆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  
丹徒之京也故云故里舊垆纏猶懷也市猶徧也



善曰爾雅曰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瑤音萌向曰鑿山峯以通輦路尋雲言  
林外謂之垆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堯屋簷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  
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尋  
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堯屋棟也

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英音啼善本

宣游引下濟窮遠凝聖情

銑曰蘭野美言之英英初生草也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

徧遊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先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

以引下濟之惠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濟曰齊桓公時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

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

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臬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

氓善本作萌字向曰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年自謂也言

我不得從登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善曰昔老謂司馬談也遺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

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

周南洛陽也

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嚴耕

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

輸國稅事耕嚴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嚴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

曰嚴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計其志耕於嚴石之下名震平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

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

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

良曰虞書去歲二月東巡狩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載記

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記也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宸

善本

駕望幸傾五州

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州之人傾

心望帝臨幸善曰禮記曰東方者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大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



有十二州宋得其七  
故謂北境云五州  
**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銑曰山祗山神也管

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之神稱警蹕於川路  
善曰山祗山神也管  
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  
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神御出瑤軫天  
使相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神御出瑤軫天

**儀降藻舟**  
藻舟畫船也言自車入船  
善曰瑤軫玉輅也藻舟

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  
**萬軸脣**  
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行衛千翼泛飛浮**  
衛千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脣繼也行衛宿

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彪雲麗琰蓋祥飈被綵旂**  
附也琰

蓋以玉飾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旂旗名祥飈瑞風吹使飛揚  
善曰天台山賦曰彪雲斐疊以翼樞栢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

**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良曰

地名荆豔楚歌河激中流也昔女消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渡河於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悅之趙女所奏故大趙謳言今天子之行亦復

有  
善曰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懷袂操楫而請簡子

造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外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漬乃

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  
**金練照海浦笳鼓**

**震溟洲**  
銑曰金練金甲也笳蕭溟海也  
善曰金練金甲組練也

三千西京賦曰囂聲震海浦  
**藐**  
藐善本作

**觀青崖衍漾**  
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觀綠疇**  
向曰藐眇迴顧也觀見衍漾廣大也疇田也  
善曰藐眇

**民**  
善本作  
**靈騫都野鱗翰聳洲丘**  
鱗翰魚鳥也都野

人神所居洲丘魚鳥所處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騫驚懼  
善曰

**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濟曰道德禮義普徧

為靈  
歡欣來居此地矣懷來柔安也  
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曰神及河岳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官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舍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 鏡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闔城曲也舍曰楚辭曰嚴車駕

芳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 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闔城曲也 蔓草緣高隅脩楊夾

廣津 向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岸也舍曰隅城隅也 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

塵 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舍曰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擾擾游

官子營營市井人 濟曰言游官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自舍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

馬彪曰九夫 為井井有市 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良曰謂遠仕者金舍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王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

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 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 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

身 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 開芳及稚節含彩吝

驚春 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春序恐時過年謝吝惜也善曰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

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

彩可以寶珍孔安國 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向曰尊貴賢大也照

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

上疏曰江淮孤賤愚昧小 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翰曰端正

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 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軼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戚戚苦無悰 在攜手共行樂 良曰戚戚憂歎也悰亦樂也行樂謂游東田也善



曰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怵爲樂亟韋昭曰怵  
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怵駕遊博望山楊惲報孫會書  
曰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紫樹隨山望園閣

銑曰陟外累重也臺上有木曰

謝園香草也言園閣美也 舍曰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  
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園閣兮蕙樓

遠樹暖阡阡

舍本作阡阡字

生煙紛漠漠

向曰暖不明兒阡阡茂美兒紛亂也漠漠布散

也 舍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仵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

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旦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恒惆悵此言不

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 舍曰言野外昭曠取樂  
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  
機悲行曰遊客芳春  
林毛詩曰爲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舍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瑤采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

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秀起遊氣籠其上氛氛若香

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良曰抱朴子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廣成子上古之仙人當亦愛

此神鼎也淮南王劉安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授以丹經 舍曰神  
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  
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  
漢高皇之孫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 此山具

鸞鶴往古盡仙靈

銑曰洪井西有鸞岡云洪崖先生乘鸞所  
所故云具鸞鶴盡仙靈喻建平王來也 舍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  
井西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云王

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洲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瑤草

正翕及絕

許力 玉樹信葱青

向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翕  
施葱青盛鬱兒 舍曰瑤草

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  
曰瑤瑾翕施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絳氣下縈薄白雲上

杳冥

翰曰絳氣赤霞氣也縈繞也草木叢生曰薄杳冥深暗白則  
謂似香爐之煙 舍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



杳杳冥冥 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濟曰中坐半山坐也而薄天

視流星言山之高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蜒之長驂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類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

知耳目驚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銑曰長沙地名會重也言山高而陰

遠善曰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蘭

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臨風默然含情善曰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皋蘭之猗靡

楚辭曰臨風懷兮浩歌王仲宣公燕詩曰方學松栢隱羞逐

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市井名

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市井已見上文

奉善本作幸字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濟曰後旌後車也光誦謂建平王首篇也

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善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

###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向曰宋西陽王子尚

靈山紀地德險峭善本作地險字資岳善本作嶽字靈銑曰紀猶表也資猶因也

善曰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向曰終南山為秦山近周王之城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為關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

嵩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

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淮海衿帶繞神垆向曰鳳翔喻宋興於淮海之地衿帶之固乃在建業焉稱神者美言之野外曰垆

善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垆

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濟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生曰薄

杳深也葱青茂盛良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瞰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陽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



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

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合沓共隱天參差分

善本作互字

相望

銑曰合沓

高大兒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  
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龍有合沓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  
岑峯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

在起青嶂

向曰鬱律直上兒山甌形曰巒言構成此形峻增重疊兒山橫曰嶂

善曰西京賦曰隱嶽鬱律巒已見上文魯靈光殿賦

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其二翰曰九疑山名

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  
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岷嶺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

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

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

良曰即事山中

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  
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

南瞻儲

胥觀西望昆明池

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  
善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

言之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

生桂枝

其三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向曰大灌頂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山門侶徒侶也架造廬也  
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山足見上文

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

而鳴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禪之人隱此山巖之曲  
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

窈冥終

不見蕭條何

善本作無字

所欲

向曰窈冥深遠見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無所欲而近於

道  
善曰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

其四善曰家語孔子曰無聲之

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瓦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君王挺

逸趣羽旆臨崇基

鍾曰君王則西陽王也羽旆旌旗類崇基謂

者旂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樓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白雲隨玉趾

善曰玉趾已見

青霞雜桂旗

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  
善曰玉趾已見



上文曹毗陵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

向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

顧步咸可權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

仰鑣苗駕歲暮以終善本作期其五翰曰歲暮喻老也言老終期隱於此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 宿東園一首

五言濟曰休文家園

### 沈休文

陳王闕雞道安仁采樵路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闕雞東郊道潘安仁詩云采樵往東路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闕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

豈異昔聊可閑余步銑曰閑緩也善曰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向曰阡道也盤紆交互屈曲反覆良槿籬

紆荒阡亦交互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弟鬱槿籬

疎復密荆扉新且故翰曰以槿作園籬以荆為門扉善曰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

記注曰革門荆竹織門也勢仲堪誄曰荆門盡掩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

磨去不息征馬時相顧翰曰飈亦風也磨磨也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麕今以江東人

呼鹿曰磨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迺首曰顧

寒兔善曰杜預雪詩曰寒兔嚮雲嘯悲鴻竟夜嗽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良曰曾重阜山也飛光忽我適善本作寧字止歲云暮銑曰飛光月光也適

迫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善曰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毛詩曰歲事云暮

山藥頽齡儻能度向曰魏文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未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

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頽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善注亦引此詩末三句作光輝有五色服

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又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

###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翰曰休文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也恢大也善曰過秦論曰

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良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充滿也善曰何休曰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善曰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霄大天仙人所居處也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

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善曰祈年秦所立望仙宮漢所立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善曰祈年秦所立望仙宮漢所立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也須求豐大也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蠱多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

躬善曰淹留已見上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濟曰山橫曰嶂向曰濯滌也寒水秋水也善曰曹子建閑居賦曰寒

開襟而所祭非外物為念在玄空翰曰玄空道也言我游此超然自得

不為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體無形故曰空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生故朋來不握此食之鴻鳥名

仙者以為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善曰素彥謂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其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藥滑如飴即自服

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謂倒景言我一

舉而外於此更何事適高華之山而求道也善曰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永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外而起漢書谷永曰

反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故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

先者漢中闕下下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友人歲暮謂年老也言及老

與爾同此事善三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楊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東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向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悱字敬業少有才學為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溉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悱故悱報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磬烽候上谷抵

善本作拒字

樓蘭

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

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備策也抵猶拒也善曰漢書楊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打泥城打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江即岷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兒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表谷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嶺巒

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

良曰巖巒山也言襟帶之固盡是此山善曰左氏傳各犯曰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襟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脩篁壯下屬

危樓峻上干

銳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善曰

長安

向曰陝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

產甬道入駕鸞善曰金甬道入灞灞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上為道駕鸞殿名皆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灞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人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

鮮車騫華轂

汗馬躍銀鞞良曰未央殿東有駕鸞殿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騫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燭翠蓋空踟躕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排自言

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懷

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銑曰漢將實憲破匈奴於稽落遂登燕然山刻石記其功德排言我

心懷於此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之泥東封函谷關言我思欲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

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志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

封函谷關此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

向曰漢時匈奴入萬世一時也

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排言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笑善曰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

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寄言

封侯者數

所具切

奇

居宜切

良可歎

翰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

廣數奇無今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侯為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慨善曰漢

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惠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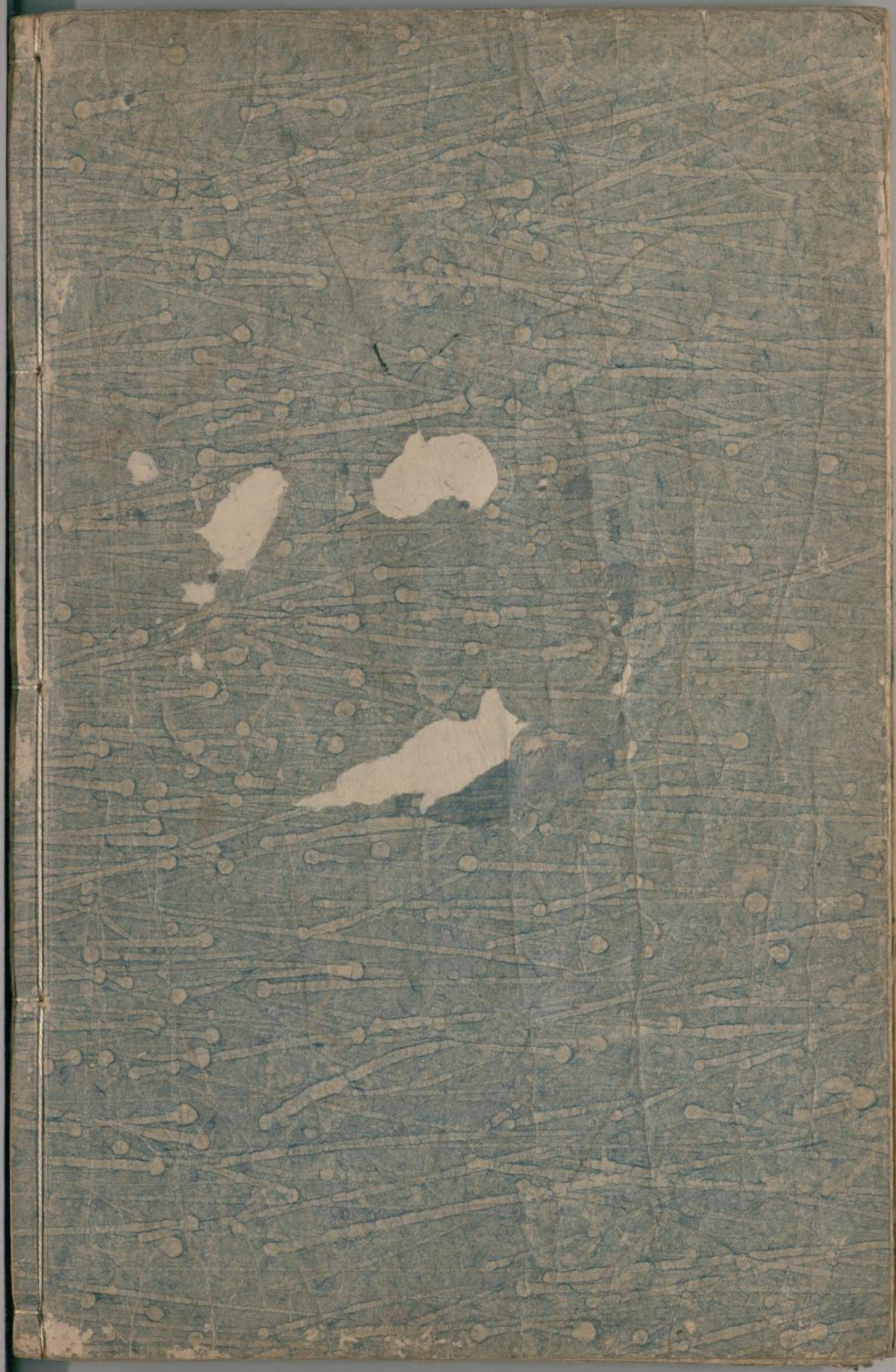
5  
30  
40

六家文選本巻二十一

二六選二二

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